

最可爱的年轻人

——读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家书

周月桂

编者按

今年国庆前夕，一部主旋律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上映，票房一骑绝尘，掀起观影热潮。人们没有忘记，70多年前，无数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将鲜活的生命定格在战场上，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年轻的模样。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4周年纪念日，本期湘江副刊·潮头，致敬英雄儿女，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左图：蒋宗英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右图：蒋宗英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翻拍

2. “棉鞋圈子深点做，底厚点、宽点”

11月，天渐冷了，宗英的关节炎又开始发作，每每在信中提到“脚病痛”，又请姐姐给自己做一双单鞋、一双棉鞋，详细交代“棉鞋圈子深点做，底厚点、宽点”。

信中提及最多两件事，一是“望在百忙之中给我来信”，二是“鞋子是否做好了”，称“脚早就冻了，再一冷恐怕就要冻破皮”。或许是行军途中收件不便，信和鞋子似乎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

因为关节炎的毛病，组织上想把宗英留在后勤部学习，但要

强的宗英坚决要求随队走。1950年1月，部队到了邵阳，5天行军，大家都情绪很高，“没有一个叫苦的、掉队的”。1月3日这天应该是休息日，宗英不仅给父母写信，也给姊妹朋友都写了信，此时她的鞋子还是没有收到，信中“我的脚冻了还没冻破”。

南方的冬天湿冷袭人，得了关节炎就更加难挨了，宗英的鞋子一直没能收到，让人读来颇为牵挂。

不过，尽管天寒脚冻，她的信中却全是火热的生活。1950年正月初四的信中，她细细描写

了大年三十的丰盛菜肴和精彩晚会，宗英所在的文工团还一连演了几天剧，一切都令她满意。

2月底，宗英乘坐火车向北出发，到达河南洛阳，任务是“建设和生产”。在给哥哥的信里，宗英自信地说：“在工作中我能克服任何困难，积极工作不落后。”3月，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下乡时经过每一个村庄，一群群的老百姓排着队打着锣鼓扭着秧歌欢迎我们”。

这个月，要强又爱撒娇的宗英终于收到了棉鞋，我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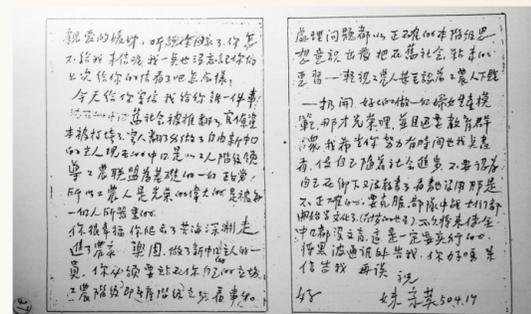
3. “革命阵营的饭好吃又养人”

宗英从小是有些男孩子气的，在家时被大家戏称“门板大王”，可见长得高大结实。1950年4月的家书里，她又说：“我现在很好，比以前更胖了”“这就是证明革命阵营的饭好吃又养人”。

在河南，宗英所在的宣传队一面挖河一面要搞文娱活动。宗英在演出中扮男角，因为“平常的作风和男同志差不多”。

宗英性情耿直，认为自己“最严重的缺点”，是性格太强，“当人家讲我冤枉话时，我受不了。那就不管上级同级，非给他来个难堪不可”。她一方面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害怕”跟人起冲突，另一方面，又反思说要“尽量克服”。

这“作风”也体现在信件中。在给亲友的信里，她常嘱咐



1950年4月，蒋宗英写给姐姐的信。

人家要“多学文化”，不留情面地指出信中的错别字，颇有“大姐大”风范。

只是在父母面前，男孩子气的“门板大王”仍旧是那个絮叨的小女孩。河南下冰雹、刮风沙，她都觉得新奇，要写信给

“爹爹妈妈”分享。除了父母，宗英写信写得最多的是“小哥哥”，她羡慕“小哥哥”经常给报社写稿，自己也要学写作，于是托人去汉口买书，又订了份《人民文学》。

4. “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宗英随军北上，到达东北，屯驻辽阳，“保卫祖国边疆，不让任何敌人来侵略伟大的中国”。

每天练乐器、看政治书、学普通话，还被评模范团员，生活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而且是生动活泼的”。宗英依旧保持着

半月左右写一封信的频率，挂念家里老少的健康与学业。得知家里生活困难，会给父母寄去津贴费，爱娇的小女孩渐渐长大了。

“一座日式小楼，竖在蔚蓝色的天空(下)”。1951年春天，宗英别出心裁写了一篇“小作文”，给父母描述自己在辽阳收到家书时的情形，也表达了春天来临

时的欣悦之情：“春来了，她给宇宙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快乐的人们在歌唱，歌唱朝鲜战争的胜利”。

“告诉您老个好消息”，1951年4月，宗英接受了新任务，即将奔赴朝鲜战场前线，“妈，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不久，捷报会像雪片般飞来”。

5. “别挂念我”

朝鲜战场上，关山阻隔，通信不便，信件需要回国的人带回，因此每每写得简短仓促。

宗英此时从宣传队调至司令部干部处，工作是生疏的，但她并不畏难，“只要自己虚心学，也没什么难事”。历经战火洗礼，宗英说她的胆子越来越大，“不怕飞机不怕大炮”，只是很久没有接到家里来信，心中挂念。

1951年9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前线，宗英宣告结婚了，她在信中说文夫“忠诚老实”“可请大人放心”。两人住在防空洞里，有桌有凳，可供学习办公，有锅有盆有茶壶有火盆，宗英称之为“美满的战士之家”。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她没

有过多描摹战场气氛，恍惚间，让人以为那只是一个平常日子里一对平常的年轻夫妇。然而，防空洞外，警报不时拉响，敌人的飞机正在上空盘旋。

1952年3月14日，又是一个寒冷的日子，战斗正酣。宗英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寥寥数句，似在仓促间写就，信中写道：“我们明早4点钟就要出发了，坐汽车走。我的一切都是安全的，别挂念我。”

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一个年轻女孩，怀抱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在家书里让父母放心。

当日，宗英在朝鲜城山守备战中牺牲，时年21岁。

爽朗又爱娇的女儿，男孩子气的“门板大王”，眼里有星辰的战士，为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献出了鲜花一样热烈绽放的生命。

70多年后的今日，烟火盛世，如其所愿。回望那段历史，太多动人细节已经湮灭，我们只能从家书中的只言片语，重新勾勒那个可爱的年轻人，短暂而灿烂的一生——

志愿军烈士蒋宗英，女，1931年5月生于湖南澧县，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3月14日在朝鲜城山守备战中光荣牺牲，长眠于朝鲜原道铁原郡马场怀荫里。

见字如面，永远年轻。

编者按

202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一段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征程。勇攀雪山之巔，穿越茫茫草地……最终在陕北胜利会师，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史诗。这场征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时光已逝，精神永存，他们留下的足迹、刻画的痕迹，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重要载体和鲜活记忆。

千年巨樟红军树

柯云安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著名剧作家秦培春编剧的电影《风流的古樟》，那是以慈利县溪口古樟为背景拍摄的，里面许多特色场景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其中那棵擎天拔地的千年巨樟尤为引人注目。

千年巨樟，立于溪口古镇南郊樟树村。该村位于澧水回绕的一个小平原，四面环水，三面是澧水主河，一面是一刀切的悬崖绝壁，也被澧水支流杜家溪隔断，由一座石拱桥和一条从岩壁凿成的羊肠石径将村落与古镇街道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奇特地形地貌。

有人说溪口是龙形地，巨樟就是龙头。这话并不离谱。因为巨樟有一条长根，弯弯曲曲如游龙般延伸至澧水河中，水浅时隔岸观望，恰如一条乌龙，随着流水，活灵活现。清末攻打荆州的名将王子鹏就出生在这里。抗日名将飞行队长王育根、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教练王赐九、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于化龙也都出生在这里。

为了弄清巨樟的真实面貌，1980年秋的一天，笔者和摄影家朱九阳特地约了一位林业行家测量了巨樟的圆周和高度。巨樟与众不同，它的下部盘根错节形成个偌大的树兜。若按树兜计则为7.5丈(需要15人牵手合围)，站在盘根上丈量为4丈(需要8人牵手合围)，树高约20丈许。树上寄生有黄荆、刺树等，其中大的杂树已有小水桶般粗，小的也有碗大，树上生枝，枝外结条，组合成一把巨大的伞形树冠，遮地3亩之多。据地方志记载：“巨樟生于唐朝初年。相传，不知从何处飞来一棵樟苗，落户于此，迎风突长，其势喜人，当地人自觉地将它保护起来，便成巨樟。”

1934年12月20日，贺龙和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溪口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霞光漫天的早晨，贺龙在这巨樟下完成了一个惊世之举——改编了一支由李吉儒率领近三千人的土著武装。此前，他将兵力布满后山，又把澧水的过往船只全部停靠在对岸，然后诱敌深入。敌人进入这里，就成了瓮中之鳖。贺龙亲自带领24名手持短枪的红军战士冲入敌营，不费一枪一弹变敌为友，让这位李师长戴上了“红帽子”。紧接着，贺龙

在这里召开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同时组建了农民革命武装游击队和儿童团。

村子里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天，贺龙站在巨樟的盘根上，初升的阳光映在贺龙的国字脸上，神采奕奕。他扬起手中的木柄大烟斗，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大家说：“农民协会，就是穷人的政权。”他拍拍身靠的巨樟，风趣地说：“我们干革命，就要像它一样，不怕风吹雨打，敢于顶天立地。”他抽了一口烟又说：“你们可能听说过，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害，我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害，我要祸害他们一千年。”

大会一散，大家打土豪分田地，忙得热火朝天。第二天早晨，巨樟上出现“红军万岁”四个巨字，光彩夺目，至今痕迹犹存。据载，系贺龙的前妻、革命家塞先任用红岩粉书写。不几天，儿童团的儿歌也流传开来：“星儿闪，月儿偏，爬墙翻进老财院。东边瞧，西边摆，老财正在打鼾。缴了枪，捆个严，嘴里塞块乱棉团。神不觉，鬼不见，一张纸条留门前。不是神，不是仙，贺老总儿的儿童团。要寻找，不为难，红军树下相见。”巨樟，从此又称作“红军树”。

1935年2月，红军一走，还乡团在湘西剿共副司令朱德子的屠刀指挥下，卷土重来。他们在巨樟下杀害了溪口的游击队长朱楚保等革命志士，鲜血溅满树身。敌人还用刮刀铲除了红军标语，扬言要挖地三尺，将红军斩草除根。当地传说，敌人找来了一把3丈多长的钢锯，派两个大汉持锯对拉，妄图锯倒树干，再刨根挖兜。谁知刚锯几下，树上飞下一根干枝子，不偏不倚地落在一个锯子手的脑门上。另一个家伙边跑边叫：“有活龙，有活龙！”

人们都说，巨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福气。20世纪80年代初，巨樟被列为省级文物。

2017年5月，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将军来到古樟树下回忆了贺龙元帅，并撰文《去看一棵大树》表达了对贺龙元帅和红军的思想：“回到张家界，无论时间多么仓促，无论要走多么远、多么难行的路，我都要去看看那棵挺立在旷野中的大树，那棵在风雨中生长了千百年的古树……”

在古村，唱响《当红军歌》

志在飞

在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公室，我们听说，南雄最引以自豪的党史文物就是油山镇上朔村徐氏祠堂墙壁上保护尚好的《当红军歌》。这首歌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留下唯一一首有曲谱、有歌词、完整的红军歌曲。讲完这首歌是如何被发现的，南雄市史办主任黄树材就用方言味的普通话吟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兵士兵兵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

这些年，上朔村在挖掘和创新红色资源方面很有建树。走进上朔村，我们看见村里的房屋统一着色，基本上都粉刷一新，纵横交错的道路也是油砂铺成。红色的院落、红色的标语、红色的宣传画到处可见。

徐氏祠堂，一座清代建筑，静静矗立在村中，更是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记忆。

烈日当空，炎热难当，我们站在祠堂外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当红军歌》是省保文物，需要从一个透明的玻璃框里观看。墙壁上，《当红军歌》的歌词和曲谱，以墨水书写，青砖白墙为底，字迹斑斑点点，曲谱也趋向模糊，但红军的革命豪情依旧清晰可辨。

据说，上朔村的老百姓热爱红军，用黄泥糊墙，保护着这份珍贵的遗产。直到徐家翻新墙壁，才得以发现。他们保护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信仰。村里的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唱起了《当红军歌》。你听，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个年红军的呐喊，穿越时空，激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925年，湖溪乡农民协会在这里成立；1928年，南雄县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点也设于此。红军长征的脚步，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他们不仅帮助

村民做农活，做家务，还教小孩子唱歌、识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加红军。

黄主任带我们去看了村里墙壁上写下的革命标语：“农民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士兵过来当红军！”还有在一座房屋的墙壁上书写着：“共产党的十大政治纲领……”这些红军标语，不仅是对当时革命行动的号召，也是对后人的启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革命的精神永远不能丢弃。

上朔村的老人回忆说，红军长征驻扎时，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红军在大坪里教群众唱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红军只是短暂地停留，那歌声却是他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如今，虽然岁月已远，但那份情感，那份记忆，依旧在村中流传。

1987年，上朔村被评为南雄县革命老区村。《当红军歌》所在的徐氏祠堂，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南雄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走在上朔村的石板路上，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深沉。特别是村里几棵古老的大榕树，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个个老者，它们的枝干呈现出岁月的沧桑，记载着岁月的变迁。

我们站在大榕树下，阵阵凉风吹来，大榕树的枝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仿佛突然有人唱起了《当红军歌》。那雄壮、激昂、整齐的歌曲，在这片土地上久久回荡。

依然能听到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唱着那首《当红军歌》。他们或许还不懂得歌词中的深意，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首值得传唱的歌，是一首对先辈致敬的歌，是一首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记忆。